

杂文游记精粹

康群著

爱

是

与

非

○

○

○

○

○

○ 河南人民出版社



爱 = 的

是

与

非

U

○

新九世纪精神

—— 康 哲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AI DE
SHI YU FEI

爱的是与非

● 康群杂文·游记精粹 ●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爱的是与非

编 著：康 群

责任编辑：王卫国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晚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3.25 印张 254 千字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215-01963-2/1·191

定价 6.00 元

序 言

河南康群同志(福建长汀人),几十年来笔耕不辍。他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留学苏联莫斯科大学,加上奋勉读书,足迹几遍中国,处处留心,注意收集资料,故所获甚多,涉笔成文,自能左宜右有。年龄虽属弟辈,学问文章则属我师。本集中有杂文、游记、散文诗、随感录等多种文体,是一个特点。

作者的杂文,有一些是很不错的,例如《爱的是与非》一文,就是对某些歌曲无原则宣传“爱,爱,爱”的一种正确有力的、不阿附流俗的批评。“斗争就是一切,仇恨就是一切”,这些当然不对,但前些年唱什么爱就是一切,说什么只要世间充满了爱,就可以永远天下太平,人类也从此可进入无限幸福之境的说教,只不过是把“沉渣”当最新救世妙药,是把被马克思主义早已批得体无完肤的各种关于用“爱”来改造世界的五花八门的思想(当然,其中有好心肠的,虽然是空想的)重新拿出来当新产品叫卖罢了。你说你本来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那当然可以。但千百年来的实践,却早已证明单纯用“爱”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与人间苦难。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你用“爱”去劝阻它吗?希特勒要发动世界大战,你用“爱”去感动他不打吗?一切都只用“爱”便可解决问题的说教,是基督教的神父和牧师们宣传了一千多年的东西,不过现在是由另一群身着“新潮”服装的男女歌星在进行强制灌输罢了。康群对此知难而

进,对这个现象给了一些批评。可惜这类文章目前是太少了,我们的一部分人被人家宗教化了却不予理会,剪彩啊,致词啊,鼓掌啊,警惕云乎哉!

我还喜欢作者为数不多的小杂感,这是一种哲理性的散文诗,内容比较深刻,我在这里引用一条:

“我就是我”,80年代的时髦语言。如果指风格,在理。有的却是想入非非,自命超人、救世主。

“我就是我”并不是什么鲜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人到世界来没有携带镜子,也不像费希特哲学家一样,说:我就是我。人最先是以别一个人反映自己。(严格按:此处“我就是我”是费希特的话,马克思表示不同意。最后一句才是马克思的话)。

冯玉祥自己写墓志铭云: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讲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

对比冯将军的“我便是我”,自命不凡的超人会自惭形秽吧! (《随感录》中的一段)

冯将军是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将领中分化出来的一个著名的和平民主进步活动的领袖人物。他一生确实也实践了他写下的这段诺言。这10来年,有些人大叫的“我就是我”是什么东西呢?完全是一种不顾人民利益、民族利益的,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的个人利己主义。这东西就像鸦片一样长期毒害着我们的青年和后代,它的害处并不低于“黄色”毒品,因

为它对我们的青年和后代是“深层次”的毒害，它把一个人变成一个毫无半点高尚情操和理想的动物，把“人”向“非人”的领域转化。可是，似乎没有人管它。我希望作者在这些方面能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来，自然不能向那种棍子文章学习。

对于作者的个别文章和有的意见，我并不同意。例如，那篇《谈龙》，我就不敢苟同，把龙说成是中国民族和中国人的祖先和象征是何时定论的呢，我看还不是台湾那个无聊歌星胡诌出什么《龙的传人》之后近10年才在大陆上传染开的，有什么值得胡吹之处呢？友人王家广已发表了几篇考证文章，说明只有帝王才能自称是龙的子孙，即龙与他母亲杂交后生出的“龙种”，其第一个就是自以为是“祖龙”的秦始皇，我们为什么要去当秦始皇的子孙呢？

书中作者有一篇涉及到我本人的文章，其中不免有称道之处，我劝作者不要把此文收录到书中去。但权不在我。如果作者收录了，我声明绝不敢当。因为一个人做一两件每个正常人都应该做的事，正像每个人都要吃饭睡觉一样，有什么可称道之处呢？如果作者删去了这篇文章，自然我的这段话也就删去了。

临末，我祝作者多写出一些好文章出来，我看作者是有这个条件的。

严 秀

1990年10月

目 录

序 言	严 秀
爱的是与非	(1)
爱国心	(5)
鱼何以能辨琴音?	(9)
四个武则天印象	(11)
知识分子的寿夭	(14)
漫话“势利眼”	(17)
既然是颗流星……	(20)
真茅台·二茅台·	
假茅台	(22)
“Salon 社会主义者”	(24)

爱之必以其道	(27)	不要学袁绍	(52)
理论、理论、有理敢论	(30)	清谈误	(54)
嫉妒——		评“狐狸精”奇案	(56)
红眼病的另一类	(32)	文人与商人	(58)
告谎状	(35)	金不换——文人的笔	(61)
“谣言”之类	(37)	书生和书生气	(63)
吃喝社会病	(40)	羊年之思	(66)
二七塔的变矮	(43)	王蒙高兴接受三次	
与文峰塔有关的		“三等奖”的启示	(69)
“多角思维”	(46)	想起了鲁迅、牛顿、	
敢用魏征的启示	(50)	梅兰芳	(71)

多为中年知识女		瓷像的随想	(93)
性说些公道话	(75)	编辑礼赞	(95)
反帝爱国之诗		日报与晚报	(99)
——读鲁迅《无题》	(78)	处女作现象	(101)
谈毛泽东诗词中的		情书,两颗心灵的对话	
“飞”字	(82)	——读肖伯纳、雨果、	
杜甫的失误	(84)	鲁迅的情书	(105)
昙花,席慕蓉诗意	(87)	有关拉兹的议论	(111)
艺术美的“藏”	(90)	家长们的忧虑	
性格:雕塑的生命		——谈谈影片中	
——买一尊弥勒		的打斗	(114)

迫切需要影评		幽 默	(140)
——看电影《妈妈，		模 糊	(143)
再爱我一次》有感	(117)	开花君子兰记	(147)
映日荷花别样红	(119)	上海的公园	(150)
杂感三则	(122)	潍 坊	
随想录	(124)	——风筝的乐园	(153)
人生之秋	(127)	创立名学刍议	(157)
童年的圣诞节	(130)	奸臣识别论	(161)
抹不掉的乡思		封建考	(165)
——南归记	(133)	闲话墓志铭	(169)
恋旧心理	(136)	谈“龙”	(172)

下象棋	(175)	访瞿秋白囚室	
“长胡子观音”杂说	(177)	——兼谒唐义贞	
鼠 罪	(180)	烈士墓	(197)
且说“打苍蝇”	(182)	陆定一为夫人撰墓	
吃老鼠、吃蛇、		志铭	(201)
吃蝎子	(184)	沙湾郭沫若故居	
今古奇观续篇	(187)	拾遗	(203)
武夷山访蛇场	(190)	傅连璋往事琐忆	(207)
路标,指向胜利		探“宝”的启示	(216)
——访贵州“遵义		踏遍艰辛	(220)
会议会址”	(193)	怀念赵景深教授	(223)

在西伯利亚火车上	(226)	看乐山大佛	(266)
名城泉州掠影	(229)	中华第一龙	(269)
鄱阳腊梅冠天下	(233)	伏羲氏长眠之地	
武当行	(235)	——访太昊陵	(272)
难忘今宵难忘今朝		历尽沧桑话孔府	(275)
——登泰山漫记	(240)	雪天访子路坟	(280)
西湖岳坟随想	(245)	林氏始祖比干	(282)
京华重觅大观园	(249)	汉霸二王城(鸿沟)	
在慕田峪长城上	(254)	碑文	(286)
黄帝故里在何处?	(258)	北邙散记	(288)
瓷都神垕镇	(263)	关羽春秋楼遐思	(291)

败将关羽的名气		孟县韩墓与潮州韩祠	(322)
——当阳关陵前		欧阳修身后的寂寞	(325)
的思索	(294)	闻“复修欧阳修墓”	
石窟寺与帝后礼佛图	(298)	大喜	(328)
达摩洞里说达摩	(302)	书法家米芾故里	(331)
洛阳白园纪略	(305)	一门父子三词客	
寻“琵琶亭”记	(307)	——四川眉山三	
第二十九座滕王阁	(310)	苏祠记游	(334)
“三游洞”记游	(313)	凭吊河南三苏坟	(337)
风穴寺前刘希夷墓	(316)	李清照归来堂循	
杜甫故里行	(319)	祥录	(341)

合肥包公祠杂记	(344)	万里桥西一草堂	(372)
路过梁山泊	(346)	严秀及其《杂文选》	(376)
商丘凭吊李香君	(349)	以《燕山夜话》为师	
锦官城外柏森森		——读《曾白融	
——川滇纪行之一	(353)	杂文集》	(380)
望江公园薛涛井		廖沫沙的《余烬集》	(384)
——川滇纪行之二	(357)	读杂文《长肉诗》	(388)
天下最幽处		关于鲁迅杂文的杂文	(392)
——川滇纪行之三	(360)	杂文六弊	(396)
巫山速写	(364)	杂文与新闻	(401)
炎黄子孙 不忘始祖	(368)	跋	(405)

爱的是与非

“爱”是朦胧的、神秘的。诗人吟唱、作家倾倒。他们说，爱是永恒的主题。

歌德说，爱是真正促使人复苏的动力。

屠格涅夫说，爱可以战胜死亡。

泰戈尔说，爱是盛满了酒的酒杯。

名人名言，在下不好说三道四。

但是，剥削阶级统治的“金元世界”，“爱”贫乏，“爱”扭曲，而爱的高调却唱得很响亮。这也是事实。

叔本华讲过一个有趣的“爱”的寓言：一个大雪之夜，林中豪猪同到一间破屋，大家觉得很冷，想挤到一块热些。一碰之后，刺得发痛，不得不分开。分开之后，浑身打颤，又想挤挤暖。如此分而挤，挤而分，最后找到一个适当的距离，既不相刺，又可分暖，大家相安无事。

这寓言讲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人际关系，用时髦话说，追求自我意识和相互意识的平衡，人企图逃避孤独，寻找一个

利己又不受害的庇护所。这点破了金元世界“爱”的本质。

西方讲“爱”之声洋洋乎盈耳，但理论和实际总对不上号。基督教讲爱，耶稣布道：“爱你们的仇敌”。“爱邻如爱己”。“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要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他的门徒犹大都不听，为了30个铜子出卖了他，耶稣只好背上60公斤的十字架然后被钉死在那里。

释迦牟尼讲“爱”，“普度众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昆虫繁殖季节，闭门静坐，免得踩死虫类，可谓爱之至也。正当他讲经的时候，一个坏女人诬陷他：“你在这里一本正经地讲好听的话，自个高兴，你不想想我的痛苦，你夜来夜去，使我怀孕了！”等到她腰带一断，咣啷一声掉下一个孟盆，这场“爱”的讽刺剧才算收场。

托尔斯泰讲爱，他笔下的安娜，只能卧轨自杀。托翁对他的妻子安德列耶芙娜都感动不了，以82岁高龄的重病之躯，出走病死在一个小站上，葬于悬崖，没有一块墓碑。列宁说他是“傻头傻脑的地主”。

所以说，人类抽象的爱，纯粹的爱，共同的爱在现实是一种幻想。阶级斗争哪有共同之爱？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不存在共同的爱。

孔子鼓吹“爱”，却碰壁若丧家之犬。他和南子同车，路上争看美人南子，却不理睬哲人孔子，他只好叹气：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墨子讲“兼爱”，鲁迅在《非攻》中讽刺他是一个“晦